

宋代科举资料长编



南宋卷
(下)

诸葛忆兵 编著

凤凰出版社

宋代科举资料长编



南宋卷
(下)

诸葛忆兵 编著

 凤凰出版社

宋光宗 绍熙元年 庚戌(1190)

正 月

十四日,诏:“临安府免解人,令礼部贡院另项考校,具终场人数,取旨量行取放。元审实不当官赵汝忱,降两资,放罢。”既而,以臣僚言:“近年士风不竞,廉耻汨丧。京师首善之地,士子该登极恩例,十百为群,诣台省陈乞恩泽,遂至两终场而得免者数百人,系学籍而得免者又数百人,例皆计属府学学司,诈为干照,皆得预免,略无廉耻。始进若此,万一得试春闱,而又为有司收录,则士类岂不羞与为伍?”故有是命。(《宋会要·选举》一之二一)

十七日,宰执进呈何澹乞放行太学参长假人免解,留正等奏:“太学连两举该恩免解,遂无科举,其侥幸不可言。今参长假人多系赦后,又欲尽行免解,攀援冒滥,何时而已!”上曰:“诚多侥幸。卿等更参酌,其间有可以放行者与放行,不可者即已。岂容一例放行也!”(《宋会要·崇儒》一之四六)

二十四日,以吏部尚书兼侍讲郑侨知贡举,右谏议大夫兼侍讲何澹、权尚书吏部侍郎陈騤同知贡举,得合格奏名进士钱易直以下五百五十七人。(《宋会要·选举》一之二一,二二)

太常少卿邱崇、户部郎官谢源明、谢深甫、将作少监兼直学士院倪思、宗正丞张涛、大宗正丞邵驥、秘书丞黄艾、秘书省著作郎邓驂、著作佐郎卫泾、黄由参详,司农寺丞孙逢吉、太府寺丞曾三复、秘书郎李寅仲、枢密院编修官陈士楚、校书郎王叔简、国子监丞虞俦、秘书省正字石宗昭、太常寺

主簿徐楙、宗正寺主簿郑公显、国子监主簿闾丘泳、监登闻检院黄灏、监都进奏院李谦、主管官告院孟浩、干办诸司审计司何异、干办诸军审计司俞言、干办诸军审计司祝禹圭、主管吏部架阁文字吕宗孟、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李大异、国子监书库官方廷坚、朝奉郎王源、奉议郎彭龟年、彭寅、宣教郎陈楫点检试卷。别试所，监察御史林大中考试，考功郎中楼钥、太常博士汪逵、枢密院编修官李沐、司农寺主簿李唐卿点检试卷。（《宋会要·选举》二二之九、一〇）

有谏大夫同知贡举，欲大变文格，下太学，选经义、诗赋、论策各二百篇为式，长以督课学官。公（彭龟年）独不可，曰：“使士明经术，熟古文，则文格自正。校文已为下策，又使之习时文，此非所谓教也。”虽忤谏官意，然遂不复选。（《楼钥集》卷一〇二《彭公神道碑》）

光宗初，以省试春浅，天尚寒，遂展至二月朔卜日，殿试于四月上旬。（《宋史》卷一五六）

二 月

十五日，诏：“进纳补官理选限人，元系漕司七人取一人者，不许陈乞理免，及不许依恩科人推恩。”从礼部侍郎李巘请也。（《宋会要·选举》一六之二六）

三 月

八日，诏：“建宁府将书坊日前违禁雕卖策试文字日下尽行毁板，仍立赏格，许人陈告。有敢似前冒犯，断在必行；官吏失察，一例坐罪。其余州郡无得妄用公帑刊行私书，疑误后学，犯者必罚无赦。”从起居郎诸葛廷瑞请也。（《宋会要·刑法》二之一二四）

四 月

十五日，兵部言：“武举进士该龙飞恩例，比附进士正奏名体例，第一名特更与转一官，第二、第三名依第一名恩例。所有今来武举第一、第二、

第三名愿从军不愿从军人,并依本部见行条格补官差注施行。”从之。以乾道二年三月十七日指挥故也。((《宋会要·选举》一八之八)

杨万里《庚戌殿试武举策御题》:朕以寡昧,获承至尊寿皇之休德,任大守重。永惟保邦安边之要,莫大乎二柄。夙夜祇惧,逖求天保采薇之治。至亲御鞍马,讲武训兵,屡诏诸将,一意拊摩。选偏裨之知勇而上枢庭,戒将帅之掎克而察以御史。朕于军政,非不尽心焉。今子大夫咸造在庭,朕甚嘉之。盖闻古者兵制,夏商而上邈矣。周家之制,地方百里,出土若徒者三千焉,此井牧之法也。然乘马之法一同,百里出土若卒者七千有五百焉,何其异也?至于诸侯兵,十大夫孟津之会,侯国八百,则兵之为千万者六矣。而天子之兵,止七十有五万焉,财足以当十诸侯之兵而已。岂强干弱枝之制乎?至于齐之内政,晋之被庐,秦之材官,汉之南北军,七校楼船,唐之府兵弘骑,虽曰非古,亦各言其制也。其因革善否,可得闻乎?若夫历代舟车步骑之异技,奇异偏伍之异法,择将者或以文,或以武,或以新进,或以老成,何途而得其人?议兵者或仁义,或诈力,或祖韬略,或祖孙吴,何门而决其策?子大夫讲之熟矣,悉意以陈,朕将亲览。((《杨万里诗文集》卷九六)

十七日,上御幄殿,阅试武举弓马。((《宋会要·选举》一八之八)

十八日,诏:“特奏名进士、试在第五等、不应出官者,为该龙飞恩例,并与升等推恩。”((《宋会要·选举》二之二八)

十八日,诏:“省试第一名、武学上舍生不愿从军人,照应乾道八年格法施行,候一任回,与升一等差遣。”以兵部言:“武举殿试第一至第六名、省试第一名,已有格法补官差注,即无该载上舍合得恩数。窃缘太学上舍登第,例与省试上十名并注教官,而武举上舍不应全无优恩。”故有是命。((《宋会要·选举》一八之八)

周南《庚戌廷对策》:臣闻天下之利害易知,一介之议论难信。凡为臣

子,皆有愚衷。若使效谒其短陋,或能感动于万分,岂非夙昔之至愿哉!然天听崇深,草茅疏贱,自非有乐听之意,则恐犯徒言之羞。惟陛下少垂圣恩,臣谨昧死上对。

臣闻立必为之志,正己以先物者,兴王之事业也;存择善之诚,资人以成治者,平世之规模也。历观自昔间出之主,降及后代庶几之君,若非有必为之素志,则必有择善之深诚。故能君臣协谋,至于治道克立。陛下履位逾年,治体尝一变矣。曩者是非纷淆,人心壅塞。今日用舍向正,观听略新,此诚欲治之机而将成之候也。然弊事循积而未见其方兴之势,公论略伸而不能无复变之疑。朝廷方议一善政,其于兴革犹未敢及也,而陛下必曰为之必以渐。不知规模且未立,尚何渐之可论乎?台谏方逐一小人,其于旌别犹未及尽也,而陛下必曰论事不可激。不知忠邪方杂处,尚何激之可虑乎?意者此岂陛下立志未笃,而择善固执之者尚未明与?故虽履位逾年,而岁月不过相持,好恶未能归一,贤者无所倚仗,中人未识底止,阴拱不言者潜蓄撼摇之意,而宇内所当振起之事,随其亏圯而皆莫以为意矣。此岂非今日为治之大患,所当先变者与?如其条目纤悉当以次而论者,臣不敢比而同之也,敢沿圣问而献其略。

臣伏读《圣策》曰:“古者帝王之世,教化兴行,风俗醇美,邦本固而上下足,公道孚而赏罚明,熙熙乎泰和之治。朕甚慕之。”此有以见陛下慨慕三五之盛,欲返古之道,变今之俗也。臣闻自昔帝王或值鸿荒朴略之世,或当民物纷杂之时,其民岂尽易化而其国亦岂易足哉?皆由积其劳勤,尽其心志,而后得之尔。然而闾閻未肃不敢言教,朝廷未治不敢议俗,制用无度则不能兼足,任使略偏则必至害公。故圣人不敢轻以是尤诸人,而常以是任诸己。教化未达,必曰岂吾渐摩之具阙与?风俗不美,必曰岂吾表倡之道非与?邦本不固则思所以窒浮蠹之源,公道未孚则求所以破私邪之论。于是居仁由义而教化兴矣,本身率民而风俗醇矣,王后世子俭德相先而上下足矣,宫府左右偏情不用而赏罚明矣。今陛下慨慕于四者之盛则善矣,不知亦思所以致此乎?夫乐闻其治而不能加之刚大之意,有慕古之心而未知致力之所,此儒生学士读诵之累也,而于治道何用哉!且陛下宽大爱人,喜怒有则,期年之间区断机事,未尝有暴察刻急之失,可谓有人君之德矣;台谏言事,宽洪乐听,未尝有猜防疑忌之意,可谓有人君之度

矣。自昔人主不可有为,皆由宇量褊狭。今陛下德度如天,此如人有平夷广阔之基址,所阙者,独未能抡材作室于上尔。若自此而用力,则谁能御之?抑臣之所忧者,独恐作室之志未能先定于心而取成于道谋,抡材之识未能精别于己而杂用于滥进,则臣恐室之难成而治道决不能立矣。故古之教化易以浹洽,而今则坐视礼义之陵夷而不能返;古之风俗易以变革,而今则目睹民风之靡薄而不为怪。国本非不可固,而不能损己以益民;私情非不可绝,而惮于遏恶而扬善。此臣所以叹息陛下有慕治之名而未能加之意也。陛下若未能先正此意,则凡所以策臣者,臣虽条列而件具之,何益于圣治哉!

臣伏读《圣策》曰:“盖由尧舜三代一道相承,同条共贯,见于典谟之盛。或者乃曰五帝不相沿乐,三王不相袭礼,何耶?”此有以见陛下欲考帝王相传之统绪,以订正其沿袭之是非也。臣闻帝王必有所同,亦必有所异。所谓帝王之所同,志必在生民,心必公天下,不以位为乐,不以安为娱,信仁贤而不贰,黜奸慝而不惑,卓然有别而不可以毫厘易位者是也。何谓帝王之所异?质文有损益,制度有繁简,或法善于古而今当变,或事失于今而古当从,变而通之,以求无失于中庸时措之宜者是也。古之圣人既用其同者以兴治,复取其异者以随时,此礼乐之文虽小有增益而不害为同条共贯者此也。及至后世,拘牵条贯之名,变易沿袭之说,其所当同者既一切错乱而非其旧,其所当异者反因陋守旧而不敢为,此甚可叹矣!臣尝见汉唐叔末之人主,颠倒贤愚,贸易好恶,忽天命,失人心,慢弃贤士,亲狎小人,其条贯之不同于古帝王者可谓极矣。至于敝陋之法,玩习之令,积久宽纵之事,晓然为民之害,所当修补而振起之者,则曰是必不可改,改则有戾于条贯之同。是以兼失同异之义,废坠统纪之本,而卒莫能知沿袭条贯之果何义也。深惟今世出令用人所未合于帝王之条贯者果何事?守常不变所未合于帝王之沿袭者果何说?陛下圣问及此,是天下之福也。然五帝三王不敢废变通之说,而陛下则见弊事而不敢为;五帝三王未尝有兼容善恶之论,而陛下则见小人而不敢去,此臣之所未喻也。陛下诚致思焉,则条贯沿袭之说晓然有辨而不至于无别矣。

臣伏读《圣策》曰:“帝王无为而天下治,固未始敝精神于事为之烦。然舜孳孳汲汲,禹胼胝,文王日昃不遑暇食,何勤劳若是乎?”此有以见陛

下即帝王之劳勤,以验无为而治之异说也。臣闻无为而治之说,孔子虽指舜而言,其实论舜治既成之后,九官在位,十六相佐职,股肱耳目无不得人,而舜则授任而责成功,故谓之无为。无为者,非无所作为之谓也。若庄周有无为天下功之说,此皆出于老氏清静自正之论,其实非孔子之意,而不可施之于天下国家也。夫天下国家大物也,非上得天意,下得民心,不能以有之;非众建贤才,兴起法度,不能以守之,其来久矣。舜之孳孳汲汲,禹之胼手胝足,文王之日昃不暇食,彼岂过为勤劳哉!诚知天意之难测,民心之可畏,一日不存祇畏忧勤之心,则将有不可以智力留者,此其所以毫厘食息无不在民也。且陛下亦知今日之治体果可以无为而治与否耶?臣闻寿皇帝临莅天下几三十年。此三十年间,浹洽于人心者非不深,暴白于天下者非不著,然历时浸久,睠焉独叹,乃有功业未成之忧者,何耶?迨释去重负之日,天下之童儿妇女不谋同辞,皆以为寿皇之志大有屈而未伸者,又何耶?陛下视膳问安,日聆慈训,纵寿皇不言,而陛下岂不知之乎?若以年谷屡登不如今日而忧之耶,则隆兴以来无甚凶岁;若以为边鄙安帖不如今日而忧之耶,则辛巳以后未尝用兵。不知上林苑囿游幸绝稀而草生甚茂者,寿皇何为而略无闲泰之时乎?夙兴视朝,日晏访问,夕引儒生讨论世事,而丙夜又复观书者,寿皇何为而过自焦劳乎?据东南一隅之地,取三十倍劳筋苦力之赋,养百余万列营坐食之兵,官多而无阙以处,民贫而无策可裕,天下事势坚凝胶固,欲一舒伸而不可得,此寿皇所以夙夜不寐而发功业未成之叹也。舜之继尧也,曰重华协帝;禹之继舜也,曰祇承于帝。夫协者果何事?承者果何说耶?即帝尧心之所存,志之所向,凡欲为而未就,欲就而未终者,舜皆有以协合之,而使其规模无毫厘不满之处也。若禹自知其德不及舜,亦尽其力而祇承之。此舜之孳孳汲汲,禹之胼手胝足,所以为不可及也。陛下若实得寿皇之用心,实知天下之事势,则舜之兢业、禹之忧勤与夫文王咸和万民之事,兼举而力行之可也。今惑乎无为之说,而有精神劳敝之疑。臣以为陛下若能举今急政要务,尽力而为之,则事为之末固不足以劳圣虑。若因循苟且,不立一政,不兴一事,举今所谓急政要务尽废之,则虽知事为之末不足为,亦无益矣。

臣伏读《圣策》曰:“舜乐取于人以为善,禹闻善言则拜。同是道也,或者乃曰五帝神圣,其臣不能及;三王臣主俱贤,用人之际抑有异与?”此有

以见陛下有谦冲不自用之意,而未满乎晁错之说也。臣闻古者君师之任,必有以超出一世之人而后能为之。其说以为五帝神圣,其臣莫能及者,未为不知五帝也。然而实不可用者,以不可施之于人主也。上世人主惟尧为不可及,然已不敢废舍己从人之说。若周成王,一日不可无周公。则后世中才之君,岂能不咨谋于人哉!然舜取人以为善,禹闻善言则拜,古人纳善如此其易,而后世从谏多见其难者,此今日之所当忧也。臣闻陛下养德潜宫之日,乐询天下名流,闻有学问洁修、礼节恬退之士,则为之褒叹,以为佳士。是时,宫寮之中有出以私告于人者,天下有识相顾称贺。然则,陛下乐贤好善之心,根于天性,盖非一日矣。伏自临御,四方喁喁,日俟登用。今日纳忠补过者日以疏斥,结舌不言者相继登用,臣诚恐陛下聪明未免为小人而蔽蒙之也。且天下之忠言何尝不可诬毁哉!而今之蔽蒙之甚者则立为议论,以笼罩主意,使陛下不能摆脱以用人者,其说有三而已:一曰道学,二曰朋党,三曰皇极。臣请得而极论之。臣闻礼乐仁义谓之道,问辨讲习谓之学。人不知学,何以为人?学不闻道,所学何事?道学者,天下之所共知,而夫人之所共有也。然元祐诸贤未尝立此号名,近世儒先岂曾以此标榜?中间忽有排摈异己之人,谋为一网尽去之计,遂以此名题品善士。士大夫学不同师,生不同里,据所见以仕。人主若以为讲习正心诚意之学,致知格物之事,其于国家果何负哉?彼谮人者漫不知道学为何事,意以为凡不与人同流合污者皆是也。于是,取凡不与己合者,皆被之以此名。故朴直而自信者谓之道学,洁廉而好修者亦谓之道学,博通故实者谓之道学,而研玩经籍者亦谓之道学,而道学之名立矣。彼为道学之论者,曰:心术暗也,才具偏也,恶静而喜生事也。于是,陛下入其说。凡天下抱才负术之士,欲为陛下图事揆策、立谋建功者,陛下类以此疑之,以为纷纷徒乱人意,而以道学废之矣。自道学之名既立,无志者自贬以迁就,畏祸者迎合以自污,而中立不倚之人则未尝顾也。彼其出处偶同,则何害于私相往来?好恶不偏,必不肯随人毁誉。彼谮人者则又曰:“吾方绝道学,而彼则与之交通;吾方以道学为邪佞,而彼则颂言其无过行,是党道学之人也。”于是,朋党之论又立矣。彼为朋党之论者,曰:“小人有党固非公,君子有党亦为私,议论协同即是朋比,交相借誉岂非缔交?”于是,陛下入其说。凡昔所谓中立不倚之士,欲为无心之论以解释道学之疑者,陛

下又以挟私好名待之,而其人又以朋党而不用矣。举国中之士,不陷于道学则困于朋党者十九矣。惟天下之庸人,以无所可否为智,以无所执守为贤者,既不入于道学,复不徇于朋党,于是借皇极公平正直之说以为佞庸自售之计,而皇极之论遂出于两者之后矣。然臣窃观箕子之论,本非为佞庸自售之计也。其曰“有为、有猷、有守”者,是有才智有道义有操执之人也;“汝则念之”者,欲其斯须之不可忘也;若“不协于极”而亦受之者,谓其才虽有偏而终有可用,则亦当收拾而成就之者也。若以实而论,则今之所谓朋党、道学之士,是乃皇极之所取用之人也。今奈何废弃天下有才有智之士,取世之所谓庸人,外视之若无过而其中实奸罔者而用之,而谓之皇极哉!自今以往,闾茸尊显,平凡得志,异日天下之大祸,臣恐始于道学而终于皇极矣。陛下若有意乎舜禹取善之事,则于今莫急于破庸论以收善人。若使皇极之说不明,而朋党、道学之人皆拒之而不敢用,则人材至于沉废,而天下之善无因至于陛下之前矣。

陛下历举前代帝王之治以策臣者,至矣。至于当世之事,有关于理乱安危者,于是复历举以策臣曰:“朕自践阼以来,厉精图治,监观前代,庶几有获。然稽古之志虽坚而设施之效未著,求言之心虽切而谏直之风未闻,政事必亲而或虑夫细务之繁,财用既均而犹病夫浮费之众,吏员冗而莫革,民力穷而难裕,私情胜而议论弗平,虚文多而奸弊日甚,此皆日夜以思求合于古而未能者。将何以致隆平之业,恢长久之策乎?”臣伏读至此,仰见宸心愿治,思欲上行下应,事举效随,以跻世于治平之域也。臣虽至愚,顾以为有君如此,天下何忧不治!然其事杂举而难见,其说甚大而难言。若随事而论,则恐本末之无辨。臣请先论其致弊之源,而后及其救弊之说,可乎?臣闻自昔哲王御极之初,非必遍举善政,尽易百度,事事为之,而后能耸动天下之心也。略出一事而海内至于更相告语,改视易听,靡然而从之者,无他,盖一则或能以意而动物,一则或能择善而固执之而已。上世人主,若成汤之于商,武王之于周,文景之安集民心,唐太宗之欲兴太平,汉光武之克复旧物,当其一出,天下无愚不肖皆以为必成者,知其所存之志不可遏也。舜殛鲧而举皋陶,禹恶旨酒而好善言,齐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即墨,唐太宗斥封伦而用魏征,当其一去一取之间,天下无愚不肖亦晓然咸知趋事赴功之实者,以其所择之善不可欺也。今陛下于二者之间,臣

窃有疑焉。且天下之议论交至于陛下之前者,为不少矣。今有言民力之凋弊者,陛下未尝不曰民当念也。臣以为陛下若果以民为当念,则当对八珍而投筯,却妃嫔而凝思,如亲在闾阎匮乏之中,而亲见其艰难窘蹙之状可也。有言治体之废弛而当忧者,陛下亦未尝不曰治道当忧也。臣以为陛下若果知治为当忧,则当未明而求衣,当饷而思贤,慊然如祸乱之在朝夕,而不容瞬息缓可也。今道路传闻,皆以为外廷凡有进言,玉音无不响答,但朝退之顷,一切忘之。而朝夕所从事者,唯有燕乐尔,唯有逸豫尔,唯闻某处教习乐舞以备宣召,某日押入琴工以娱声音尔。陛下立志如此,不知其果何在耶?曩者,陛下履位之初,有身为谏官而职当补过者,陛下纳之未尝不优容之也。班对群臣,小臣之中有自愧空餐而思以直言而图报者,陛下亦未尝斥怒之也。所以然者,岂非以纳谏为人主之盛德,而臣子交相献忠亦以为美事耶?然纳其言而未免移其官,虽不怒其人而亦不能容之于朝者,又何耶?岂非陛下虽知其言而未达其献言之意,徒知其直而初不知其直之甚有补耶?陛下择善如此,不知其果何见耶?是以期年之中,所下诏令非不勤恳,而八者之弊犹未革者,此无怪也。而乃者一事,犹骇物听。臣闻帝王职典神天,百灵受职。昨者陛下逐一谗邪招权纳贿之小人,而天文卷舌之星为之不明者累月。若积其实德,每事如斯,天文虽远,犹可感动。而近者忽闻,专命王人多持缗钱,聘问一妖民于数百里之外。夫使其人果甚灵异,齐家治国安所用之?今者中外相传,皆以为市廛乞丐之夫,宦官羽流挟以诳惑,而陛下遽从而信之,几何而不为天下之所骇愕哉!万一四方传之,四裔闻之,则敌人必有轻视中国之心矣。凡此皆陛下立志择善有所未至,是以举动若此。陛下若未能先正其本,则八者之弊臣恐其难救矣。且稽古而设施未著,此盖陛下徒慕其名而未察其实也。自昔五三之所已行,六经之所论载,有得其一言而可以治国者,有据其一说而可以化民者。如使心好之,身行之,有过必改,有失必正,以古人为楷模,以旧事为师式,动必咨之而行,言必本之而发,如此稽古而设施未著者未之有也。求言而说直未闻,此盖陛下徒有此意而未为其事也。今公卿大夫之间,有言修身者不知修身之德,其果进己乎?有言正家者不知正家之道,其果成己乎?有言为子孙之典则者不知子孙之典则,其果立己乎?直者未尝以好名而疑之乎?刚者未尝以卖直而防之乎?有一于此,

则以至诚恳恻之意而戒之,以至诚恳恻之意而求之,如此求言而谠直不闻者未之有也。政事必亲,或虑乎细务之繁,岂陛下操执纲领者有未明乎?古者致治,专论一相,坐而论道,谓之三公,是以为上有体而为下有分。今陛下夙兴视朝,执政出常程之事以候圣裁者,大半皆琐琐除目耳。若欲用一人物,则迟疑顾望而未敢发言,是以天下大计不得询考其本末,而二三大臣欲为陛下图度经画者亦无由而至前。臣今举一事。臣闻乃隆兴之二年十月有八日,寿皇之诏有曰:“朕每视朝,顷刻之际,虑有未尽。自今执政大臣,或有奏陈,宜于申未间入对,庶几得以坐论。虑靡不周,同跻于治,”大哉圣谟!愿陛下亟下有司讨论而遵行之,则大臣得与陛下讲论大计,而不至于自累于细务之繁矣。财用既均而犹病浮费之众,岂陛下内外经费未知节与?臣惟国朝财用,病于上供太重,内庭太无制度。昔我艺祖平一六合,是时琛贡载途,内库始立。当时远谟实欲俘取契丹,削平幽壤,为此以备一旦之需尔。自中世以后,内庭之支数日多,故韩琦、孙沔皆欲约女御之费以省国计,严宣取之弊以防吏奸。及自崇观以后,御前之钱便于支取,则适足以开侈心而致多事。然则人主自有私藏,岂天下之福哉!恭惟寿皇收凑余剩以为内库,非奉亲军须一毫不用,陛下所当爱惜也。今闻陛下恩意周浹,左右小有效劳,给赐动及万缗。臣窃观寿皇知民财之艰匮,外庭臣寮有被眷宠而去国者,匹两之给,为数至寡而已。为异恩乃若一带之赐,有累月而尚方不闻者,此皆陛下所当谨守而不变者也。陛下亦知乃者大农无粟,外府无泉,宣限既迫,而主计之臣至于称贷于富室,以缓旬日之迫乎?臣以为欲约浮费,则当先自滥赏始,然后修立所谓《会计录》者,以寿皇在位之日五岁内庭支用之数,酌取其一岁之中者而谨守焉,则财用可得而渐正矣。吏员冗而莫革,臣以为黜陟之法未行。自昔唐虞建官,至于成周计吏,虽宽严烦简之不同,而不可无者黜幽而陟明也。故司士之所掌,有岁登降其数者,释经者以为此以功过定之也。然则周人一岁之所黜与一岁之所陟,盖略相当也。今天下之吏诚冗矣,然司勋无功过之考,吏部无进退之权,台谏抨弹而去者月不能百一,监司刺举而黜者岁不能十一。今惟士以墨败而名挂丹书者,始有停废之科尔。官安得而不冗?臣以为若行黜陟之制,则疲癯者不当仕,庸鄙者不得仕,无才者不愿仕,天下之官不待节抑而可损其十之四矣。今上下皆惮于矫拂人情,而一官之

阙至于十数人竞之,则反不以为愧。臣恐十年之后,廉耻尽丧,而名爵不复为天下重矣。民力穷而难裕,臣以为征赋之法未善也。国初尽变五代烦细之赋,至天禧而方宽,至熙宁而复增。及渡江以后,则西蜀之赋增三数十倍,而二浙之盐酒亦十倍而取其直。臣尝记天禧以前,二浙之大郡合一郡,征商之人有不及五六万者;今一小郡属邑之外,有收及六七万者皆是也。昔国家以商人之涉远而欲优之也,故惟取其止程之地而税之;今相去百里之间,一征再征,而民至于冒江潮、涉风涛而死者皆是也。昔者国家以关讥之细碎而欲宽之也,故男女聘问之资妆皆蠲之;今民持尺寸之帛以适市,吏且从而呵问之,征一及百而破家连逮者皆是也。然其所以至此者,上供尔,经制总制钱尔,月桩与余本尔。东南一隅之地,无全盛时三分居一之地,而一岁财计之数至数千万,宜其劳弊困苦而至此极也。今将忧念其极弊而欲宽恤之,小小德惠,岂能遍及?当约一岁之计,蠲减六七百万缗,而后庶有可为之理。然其源流甚多,陛下近者即位之初,亦尝议及此矣。然经总制之额减及州县者,仅能及其登带不实之数。若乃浙右之和买,举朝议之而至今未有闻焉,则又何也?臣以为此事,若非君相同心,上下一意,相与共称之,民病未易苏也。不然,则于今不得已之中能谨守恭俭,则亦可以少慰斯民之心矣。若乃私情胜而议论弗平,虚文多而奸弊益甚,此于八者又其大者也。臣之所见,则以为虚文之弊,此亦一事尔。何者?今世上下以虚文从事,初无一政一令可以经久而勿坏者,此诚非小弊也。然若使陛下一日赫然出令,任人而不任法,任法而不任吏,信士大夫而不信期会案牘,则事可立简,令可必行,而工技器械之末,犹可使咸精其能。是则虚文之弊,盖因循积久而未能革尔,非无厘改变革之道也。若乃私情胜而议论弗平,若不深加辩论,则臣恐天下治乱分矣。今请得而终论之。臣闻私情人之所同有,而所赖以辨析区分者,此乃人主之事,不可得而惮烦也。自昔天下忠邪无两立之理,是非无并用之道。用君子则必黜小人,信庸人则必疏正士。是以刚明之君必助正直而抑奸慝。君子虽小过,必爱护之;小人虽未进,必痛止之。何也?诚恐一旦得志,得以动摇国论也。今天下之小人犯天下之名义,阴剪善士而伤害正人者,其人显然可见矣。且自昔天下唯患人之无才,今有才名者则必蒙摈抑;自昔天下唯患人之不学,今有学问者则必遭污辱。陛下以为若此者,果何意也?诚欲

逐去天下之贤者，以偷取陛下之名位而已。且近者固有怀此心而进掌风宪之任者矣。当时陛下亦以为忠且直也，未几，交通贿吏而卒以事败。陛下亦知其未败之时，声势熏蒸，敢为不义而不容一正人之在朝乎？幸陛下一旦觉悟，斥而遣之，遂得登用端良，而稍伸天下之愤。此殆宗庙之神灵实使之也。今若因此一事，痛惩而力抑之，犹恐是非未大明。近者以来，何为含容之意多而区别之意少，反病其私情相胜耶？且自近日来，君子失势，非止一事。臣尝询其故，则亦坐于道学耳，朋党耳。且道学诚有伪，何不辨其名实？朋党诚有罪，何不析以是非？今奈何进一忠言，裁一命令，而尽纳于道学之中而废之乎？排一小人，用一人物，尽推之于朋党之中而疑之乎？是则私情所以胜者，是陛下不敢助君子而忍于容小人而致之也。臣闻小人固不可太嫉，然要不可使在朝廷之内。《泰》之为卦，三阳既进，君子得志之时也。故内健而外顺，内君子而外小人，而后有六二“包荒不遗”之论。盖事大体既定，则小人虽使之在外，勿庸治之，是以谓之包荒也。今若惧为已甚，使君子在内而小人在外，亦未必至于激也。奈何进而置之要官重位，得以挠乱陛下之聪明，而转移其是非乎？臣闻小人不惮为乱以求伸其私意，君子不惮损身以尽忠于人主，顾人主所以主之者如何尔。若主君子则君子为国家用，主小人则小人为己私用。今陛下主君子之意固多，然发口敢言此事者能几人？至于日夜媒孽于左右之前者，臣恐其十倍于君子矣。此如两家聚讼，使并设两辞而听之。胜负尚未可知也，今甲不得日至于听讼者之前，而乙之偏辞则日夜哓哓而不已，臣恐甲之理虽直而终为乙之所胜矣。陛下膺受付托，方内之治乱，在于正邪之用舍，君子小人之进退，忍使小人诬毁忠良而自贻他日之忧乎？此臣所以不揆其愚，欲为陛下流涕而言之也。

臣不佞，凡陛下所以策臣者，臣既疏列于前矣。至于区区之意，所以展转而不能已者，一则以为必先立志，一则以为必先择善。兹二者非常谈细故不切之浮论也。然天下之逸乐富贵，所以亏惑人之心志，汨乱人之聪明者，亦不少矣。陛下一日之中，罕接儒生、学士，多见宦官、女子，将何以发跃而成就之乎？今之说《诗》《书》者智识必明，崇声色者气志必昏。如使栖息无道，保养无术，岂复有有为之志、择善之心哉！臣愿陛下幸致思焉，则凡事业之未举者必有振起之道，是非之未明者必有归一之时，而举

天下之事皆无足为者矣。陛下涉世浸久,凡所谓逸乐富贵之事,岂待臣言而后知其无益哉!臣之所论,盖亦以匹夫庸愚之见,而私自忖度尔。若陛下一日反此心而用之于治,今日立一善政,明日去一弊事,天下歌之,百姓诵之,寿皇喜见天颜,以为付托得人,其乐岂有涯哉!臣将见富贵逸乐之事,不待人言而自不复矣,岂不美哉!

臣学问荒芜,语言失绪,其于疏列以应圣问者,可谓陋矣。而《圣策》之末复丁宁于臣曰:“子大夫抱艺待问,咸造在庭。其考帝王之事,酌古今之宜,凡可行可验者,悉著于篇,朕亲览焉。”此又足以见陛下好问不倦之至心也。然臣则有忧焉。臣闻明于观古者不必博举以为证,敏于知今者不待尽言以为直。自古及今,凡人主无意于理乱是非而国亦随之者,载在史册,不为不多矣。若陛下不自警悟,则臣虽历举其危亡祸乱之事以极论之,徒以伤陛下谦虚之意而已,臣亦安用以此为忠臣哉!臣之所望于陛下者,愿见微而知著,勿以小过而致大失而已。且人有羞恶之心,则必有是非之心。善告君者,因其羞恶之心而开其是非之心,则语不必深而已,在其中矣。以陛下之圣,宁不灼见此意?若使见微而不戒,忽小过而妨大德,则臣恐古今可验可行之事,皆等为无用之言矣。以陛下之圣,日谨一日,何治之不成?而何功之不逮?曾子曰:“尊其所闻则高明,行其所知则光大。”高明光大不在乎他,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惟陛下赦其狂愚,臣不胜惓惓。(《全宋文》卷六六九〇)

周南,吴中人。游太学,有时名,然颇任侠。与水心先生善,晚号为善类。南尝与郑湜游,湜有奏疏未报,南尝见之。会廷对,策中微讽上以未报郑之意。有司已第南为第一,光皇读其策,顾谓大臣曰:“湜之疏入才六日尔,南何自知之?”遂就南卷首批云:“郑湜无削稿爱君之忠,周南显非山林恬退之士,可降为第一甲十五人。”水心先生为周述墓,则以周南廷对策论皇极人才数百言冠之《志》首。盖周自为教官至给札中秘书,皆未尝见之行事,故水心特序所对策以表之。近时真文忠公撰徐玉堂凤墓碣,亦详述其给札时言山东事,盖祖水心文法也。先是,吴中号为“何蓑衣”者,颇能道人祸福,至闻于上。上屡遣使问之,皆有异,遂召之至京,亲洒宸翰,扁“通神庵”。州郡以上所赐,迎拜奔走。南居里中,见而嫉之,对策中谓:

“云汉昭回，至施之间阎乞丐之小夫。”光皇恶其讦，故因湜疏以发之。葛丞相邲时在位，南疑其赞上。邲之去，南有力焉。光皇以违豫阙定省礼，南亦以此讽诸公云。（《四朝闻见录》乙集）

君名南，字南仲。对绍熙元年进士策，秘自宫掖，俚及麀肆，略无不言。其最切于世论者，曰：“陛下聪明为小人蔽蒙甚有三：一曰道学，二曰朋党，三曰皇极。夫仁义礼乐，是为道；问辩讲习，是为学。人有不知学，学有不闻道，皆弃材也。古人同天下而为善，故得谓之道学，名之至美者也。小夫潜人，不能为善，而恶其异己，于是反而攻之，而曰：‘此天下之恶名也。’陛下入其说，而抱材负学之士以道学弃之矣。恶名既立，争为畏避，迁就迎合，扫迹灭影，不胜众矣。小夫潜人犹不已，又取其不应和、少骂讥者，亦例嫌之曰：‘我则彼毁，尔奚默焉？是与道学相为党尔。’陛下又入其说，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党不用矣。举国中之士，不陷于道学，则困于朋党矣。唯其不能可否而自为智，无所执守而自为贤，然后窃箕子公平正直之说，为庸人自便之地，而‘建皇极’之论起矣。夫箕子所谓‘有为、有猷、有守’，是有材、有道、有操执之人也。‘汝则念之’，斯须不可忘也。‘不协于极’而亦‘受之’，谓其虽有偏而终有用，亦当收拾而成就之也。今所谓道学、朋党者，正皇极所用之人也。奈何弃天下之有材、有道、有操执者，取其庸人，外若无过、中实奸罔者而用之，而谓之‘建皇极’哉？其故无他，闾冗适尊异，凡庸当奋兴，天下之大祸，始于道学而终于皇极矣。”考官奏拟第一，中语不用，教授池州。熙宁后，道学始盛，而攻短者亦继出，靳侮交杂，意极鄙悖，士不敢辩也，独君能辩之。至谓道学、朋党即皇极所用之人，则自箕子以来，为之训解者未有及君此言也。（《叶适集·水心文集》卷二〇《周君南仲墓志铭》）

戊申（二十五日），赐礼部进士余复以下五百三十有七人及第、出身。（《宋史》卷三六）

二十五日，诏：“新及第进士第一人余复补宣义郎，第二人曾渐、第三人王介补承事郎，并签书诸州节度判官厅公事；第四人陆峻以下并补文林

郎、两使职官；第二甲并补从事郎、初等职官，内陈用之为犯庙讳旧讳，特补下州文学；第三甲、第四甲、第五甲并迪功郎、诸州司、户、簿、尉。”（《宋会要·选举》二之二八）

二十五日，上御集英殿策，试武举进士。（《宋会要·选举》一八之八）

仍按射，不合格者罢赐帛。（《宋史》卷一五六）

是科，丞相留正奏言：“射以观德。既不合格，而复赐帛，则似无谓。此例可削去，亦省费之一端也。”上从之。（《宋史全文》卷二八）

臣昨被命复考殿试进士，锁宿半月，不知近事。至二十五日、二十六日唱名，蒙恩赐告，少休私室。（《杨万里诗文集》卷六二《上皇帝留刘光祖书》）

进士名录：余复，曾渐，王介，丁居易，丁恣，王元龟，王元应，王仁，王文，王旦，王田，王拱，王庭芝，王枢，王通，王曾，王硕，王澡，王龟从，王鉴，木震，毛子申，毛文炳，毛诚之，文元鼎，方仲远，方佃，方叔治，方阜周，方璩，方龟龄，尹伯正，孔武，石范，史思仲，邢必学，朱申，朱朋孙，朱通，朱晞颜，朱偃，朱应祥，任相，任洗，任震一，阮砥，李元辅，李孔文，李伯巨，李冲，李直，李东，李昌宗，李宗之，李宗达，李南，李昭，李起宗，李埴，李钧，李熹，李燔，李壁，吴初，吴炎，吴曷，吴从周，吴远，吴会，吴德成，吴穉孝，吴丰，利元吉，邱枢，何大鼎，何佰达，何德方，余子复，余天迪，余禹言，余待问，余鉴，余铸，汪楚材，汪体仁，沈隆兴，沈葵，宋叔曦，宋牲，邵继元，邵瓚，范震，林士顾，林大章，林子强，林灼，林武功，林迪，林挺秀，林珪，林振，林从周，林椅，林载，林翥，林演，林维孝，林亿，卓石，季允升，周大德，周汝明，周伯熊，周南，周景南，周哀然，周焯，周拟，胡之邵，胡允文，胡刚中，胡粲，胡梦龙，胡辅之，柯时中，柯万卿，侯仲震，俞元方，计黉，度正，施楮，洪琰，洪搏，洪璞，祝洙，祝徐椿，姚有容，马壬仲，马范，马滂，袁家待，耿戡，莫子伟，桂如簏，柴中行，时淇，倪瑀（误），师壹，徐大叔，徐正卿，徐次铎，徐昂，徐思存，徐处仁，徐尧佐，徐迈，翁万里，翁宁，高松，高惟月，唐元